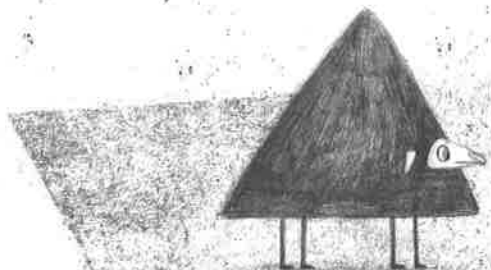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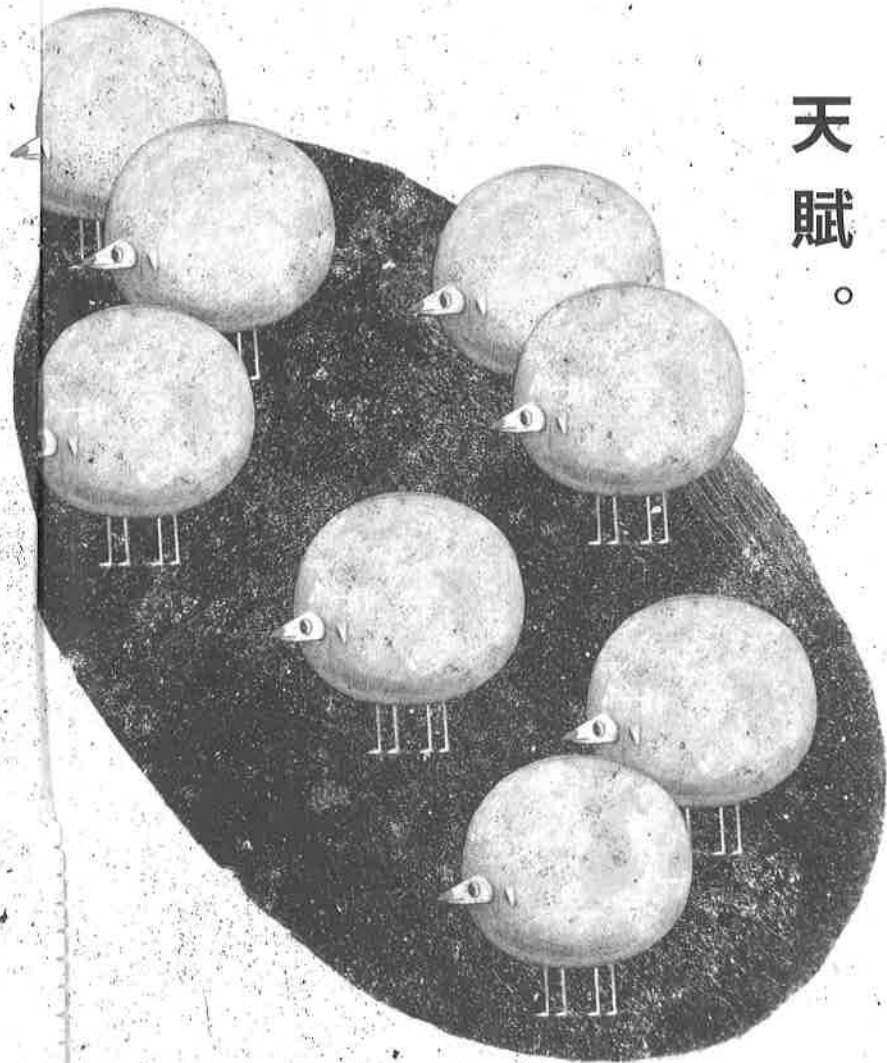


天賦。

全家福裡他們笑得很燦爛，
沒人懷疑他們愛著彼此。



我做過一個不很嚴謹的調查，在我接觸過的六、七十位學生當中，我問了至少一半，最討厭大人對你們做哪些事情？結果令我十分意外，縱然這些學生的性別、個性、在家中的排行、父母的社經背景、居住環境等等均不相同，他們的回答倒是有些一致：「比較吧，最討厭父母拿我跟別人一起比較了」，有的學生說得更仔細一點：「如果比較的對象是手足，又更討厭了。因為你必須跟你的手足住在同一個屋簷下，朝夕相處，怎麼躲也躲不掉。」

直到遇見紀小弟，我才真正明白這種處境的艱難。

*

紀太太是我從事家教第五年認識的雇主。她生了一對姐弟，我先教導姐姐，姐姐資質不壞，順利地考取心儀的大學，待我準備功成身退之際，紀太太提出一個想法。

「我的兒子在補習班蹲了兩年，成績沒什麼進步，我也不知道他去那邊到底在幹什麼？如今他要考高中了，不如退掉補習班，由妳來接手。如何？」

紀太太和我商量時，姐姐也在旁邊聽著，她眉心輕攏，不以為然地撇了撇嘴，說道：「啊？老師之後要去教弟弟啊？不好吧，媽，妳是想把吳老師氣死嗎？」

我有些訝異，姐姐向來是個溫和的人，很少說話這般語帶酸氣。

即便如此，我還是接下了紀小弟的家教，我的想法很實際，姐姐升上大學之後，她原有的時段就空了出來，由紀小弟來填補，也省卻我再找一個學生的麻煩。

現在回想，那時的想法實在太單純了。

我應該多留心姐姐的話語。

給紀小弟上完第四堂課的當晚，人剛回到宿舍，還來不及上廁所，就接到紀太太的來電。

她聽起來很生氣：「老師，都第四次上課了，為什麼妳派給弟弟的作業還是那麼少？」

「少？」我在心底數了一下，不覺得有特別少。

「對，上一次我問他，功課寫完了嗎？他說寫完了。我不相信，他說，老師只出五頁。我怕他騙我，所以這次上課，我請老師勾一下作業的範圍不是嗎？剛剛我數過了，不到三十個選擇題。老師，一個禮拜兩小時的課程，三十道題目，這樣的練習不覺得太少嗎？」

「會嗎？」

「當然太少啊！」紀太太的聲音更響了，我把話筒挪遠了些：「而且，老師，我檢查過弟

弟的筆記本了，已經上了整整四回課，他的筆記只有四頁……換作是姐姐，她至少已經整理出十頁的筆記了。老師，妳的教法是不是跟之前有差異，妳對弟弟比較不用心？」

「等等，紀太太……」我試圖給自己爭取一些發言的空間：「我承認，在教弟弟時，我的教法會刻意輕鬆一點，那是因為弟弟手上的單字量不多，一些基本的文法原則也還在建立中，我以教姐姐的速度去教弟弟，弟弟很可能會跟不上。」

「老師，妳現在是在跟我說——弟弟的程度比較差嘍？」

當場，我像是個啞巴一樣，囁嚅著雙唇，丟不出隻字片語。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呢？

「老師，妳怎麼不說話了？」紀太太喪失了耐心，頻頻催促。

現在，在我眼前，我看見了一條鋼絲線。

我站了上去。

「紀太太，我沒有這個意思。」

小心地前進。

「那妳到底是什麼意思？」

線震盪了起來。

「我的想法是，弟弟跟姐姐的個性不同，姐姐很積極，弟弟比較慢性子。但是，我不認為這代表弟弟的程度比較差……頂多只能說是，我得先去找出弟弟學習的動機，因為姐姐本身對英文就很有興趣，弟弟則不然。我若一味逼迫，說不定只是在揠苗助長。」

冒險地踩了個大步，鋼絲的搖晃更劇烈了。

紀太太直接打斷我：「老師，妳不可以這樣想，妳這樣想就錯了，因材施教不是這樣的做法，這是不對的。妳教過姐姐，妳知道姐姐很自動自發，她不是那種會讓大人操心的小孩。弟弟則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，他就跟牛一樣，很固執，總賴在原地，不思進步。妳要在前面用力拉，他才會老老不情願地往前走一、兩步。所以，老師，妳要在前面很用力地敦促他。」

「那，阿姨，妳覺得怎麼做，對弟弟最好？」

我靜止不動，打出安全牌。

「每一次上課都要考試！」紀太太以我們開始通話以來，最興奮的聲調回答我。

「每一次？」

「對，每一次。考上一次課程的內容。我會準備一本聯絡簿，請妳一邊上課，一邊註記這

次上課的進度、教授的單字文法，這次小考成績和下次的考試範圍。每一次下課，請妳把那本聯絡簿交給我，我要檢查他的學習狀況，順便對照一下是不是有重點漏抄了。」

「聯絡簿？」我越來越覺得不舒服。

「對，沒錯，考試還有十個月，要在這十個月內把弟弟的成績拉上來，所以我們得合作，老師妳負責專心上課，妳不在的時候就換我顧著弟弟。聯絡簿寫得越詳細越好，我才知道我有哪些事項必須要檢查，只要我們貫徹這個模式，弟弟一定可以考上好學校的！」

紀太太口中的好學校，是姐姐的母校。台北市男女合校的第一志願。

「好，我知道了。」

「哦，對了，我希望他的功課，可以出得比姐姐多一些。姐姐的英文很優秀，不用緊張，弟弟的英文卻很爛，姐姐練習一張考卷，他可能得寫兩張，才能達到一樣的水準。」

「好吧，我會試試看這樣做。」

掛上電話後，整整二十分鐘，要不是強勁的尿意持續勒索我的膀胱，我根本起不了身。

看了一下手機螢幕，通話時數：四十三分。

經驗告訴我，紀太太之後還會再打電話來的。

父母是一種太孤單的職業了，一旦他們的情緒找到出口，他們便會繼續開發這條道路。

整個晚上，我不停地自問：「莫非陳小姐的那一套，錯了嗎？」

*

陳小姐是另一對姊妹的母親。一模一樣的狀況，姐姐升上大學後，她要我轉為輔導妹妹考高中。

這對姊妹感情很好，她們共享一個房間。從前，當我給姐姐上課時，妹妹就在隔壁桌子讀小說、寫作業，偶爾也會加入我們的對話。

好幾次，我注意到她在一本幾乎吃掉半張書桌的大筆記本上，忙碌地塗塗改改，努力地填滿行間的空隙。稍加探聽之下，妹妹有些得意地告訴我，她正在「連載」一個玄幻、架空的故事。每節下課，班上幾位同學會爭相傳閱她的最新進度。

這引起了我的好奇，我也喜歡寫東西。姐姐中途休息時間，我就轉頭和妹妹討論她筆下故事的劇情，角色之間的比重和後續的進展等等。

和嚴肅、習慣按部就班的姐姐相較，妹妹的想法很天馬行空，她是個浪漫的小孩，跟她聊天總是很愉快。在妹妹身上，我彷彿找到過去的我，抱著一本筆記本就能行遍萬里。是以，陳小姐提出這個想法時，我欣然答應。我以為，就我和妹妹的交情，上起課來一定很輕鬆愉快！

沒想到，第一堂課結束，我沮喪得簡直不想再上第二堂課了。

平日與我互動良好的妹妹，在我們成為師生之後，在我們之間的話題從小說跳躍成英文之後，妹妹變得很意興闌珊，短短兩個小時，一百二十分鐘，有數次，她看著我，童稚的眼神藏不了太多心事：她在等待，等待時間一到，我會離開。

九點的鐘聲一響，我可以感覺到她鬆了一口氣。

妹妹毫不遮掩的反應令我我很沮喪，我彎腰駝背地步出她們姊倆的房間，心事重重。

陳小姐送我去搭電梯，她笑咪咪地問道：「妹妹的狀況好嗎？」

「說實話……一點也不好。」

陳小姐的笑容咧得更開了：「果然，我當初問妳要不要教妹妹的時候，就已猜出妳會有今天這樣的反應。老師，妳知道問題出在哪裡嗎？」

「跟姐姐相比，妹妹似乎對讀書沒那麼熱中？」

「今天是老師第一次正式接觸到妹妹的學習狀況，會有這樣的心得是人之常情，因為，和姐姐放在一起看，妹妹的學習意願似乎不太理想，但這並不是妹妹本身的錯，可以說是長期以來，外界給她施加的壓力導致的，更直接一點說，是我給她施加的壓力導致的。」

「不會啊，阿姨是很明理的家長。」

這可是真摯的肺腑之言，在我教導姐姐一年左右的時間，從頭到尾陳小姐都沒有干涉太多。在我心中，她是不可多得的家長，她給老師很大的彈性與空間。

「哈哈，那是因為老師妳不認識以前的我啊——我跟妳說，姐姐從小在學業上的表現就非常出色，不僅是學科，即是才藝競賽，哪怕老師臨時地推派她出去比賽，姐姐也能輕鬆地抱回不錯的成績。我以為，姐姐這樣的成就很理所當然，等到妹妹也進入小學時，我才察覺到事情才沒有這麼簡單！」

「妹妹的成績，不如姐姐嗎？」

「對，妹妹的排名大概落在班上的中間，這只是學科，才藝比賽更不用說了，她在小四之前，只參加過一次比賽，還是說故事比賽……」陳小姐聳了聳肩，繼續說道：「老師說，她在班上

就是『存在感很低』的一個人，不屬於任何小圈圈，沒什麼個人意見，也不太會主動參與討論，跟大家的交情很淡。大家對她的評價不外乎是：普普通通，不特別好，也不特別糟糕。親朋好友都很惋惜，想說姐姐那麼優秀，怎麼妹妹的資質卻很平庸？」

我聽得很入神，陳小姐沒有跟我提過這方面的事情。

「我很緊張，覺得有些對不起妹妹，一樣都是我生的孩子，怎麼天分差這麼多？妹妹該不會一輩子都活在姐姐的陰影之下吧？我很怕，就幫妹妹請了兩個家教搶救她的課業。當時，我的出發點很簡單：『只要姐姐能，妹妹一定也可以』。但是，請了家教之後，不行，整個毀了，妹妹非常抗拒，上課前她會哭鬧很久，有時老師都站在門口脫鞋子了，她還站在客廳哭。我沒其他的方法，只好跟妹妹討價還價，拜託她進房間上課。有時候，老師才講了半小時，妹妹就開始耍性子，還會用腳踢老師，她曾把一位剛升大學的女老師給氣哭了。」

陳小姐紅著臉，乾笑了兩聲。

想到內向的妹妹抬腳踢人的場景，我忍不住跟著笑了起來。

「我丈夫覺得我快要妹妹給逼死了，就找人介紹一個諮商師，據說很擅長家庭問題，三十歲多一些，剛拿到博士學位。那諮商師很直接，我們第一次見面，才談了四、五十分鐘，

她就抬起手來，制止我繼續說下去，然後，她跟我說了一句話，讓我一輩子都忘不了，她說：『陳小姐，你的小女兒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，有很大一部分是你造成的……』當場，我目瞪口呆，氣得想要衝出諮商室。我覺得她不懂，一個未婚，又無子的人，憑什麼批評我帶小孩的方法？」

陳小姐是個可愛的婦人，她很誠實，不會刻意美化事情的前後發展。

「但是，我丈夫想的跟我正好顛倒，他很信服這位諮商師的專業，說人家是旁觀者清，要我繼續跟著這位老師。再過了半年，我的心境才有些改變，覺得那位諮商師說的，多少有些道理。」

陳小姐深呼吸一口氣，很慢很仔細地說：「所以，老師請妳慢慢來，不要貪快，我們不急。這很重要，我跟妹妹說要找妳教她英文，妹妹沒有拒絕，這就是很大的進步了。她曾經很抗拒我們再給她請老師。一堂課，兩小時，妳也可以只上十個單字，一、兩個文法。」

我面有難色，心底有些反彈：家教不就是在短時間內，補足學校教育的不足，如今陳小姐卻要我「慢慢來」？再者，我一小時索取不低的價碼，只教十個單字，一、兩個文法，豈不是擺明了我在混水摸魚？說得更難聽一點，是來騙錢的？

陳小姐看出我臉上一連串的問題，她微笑著鼓勵我：「老師，我知道妳對這工作有自己的看法，也很重視小孩子的成績。可是，小孩的學習動機跟創意，是很珍貴的。妹妹上一次給家

教上課，已經是六年前的事了。我不想重蹈覆轍。只要能讓她保持興趣，不要排斥學習，我就很開心了。」

電梯門關上，樓層一級一級往下，我才後知後覺地想起一件事情。我跟陳小姐認識也有一年多了，從前，我們之間的往來很行禮如儀，對話總停留在日常的寒暄，最有感情的一句話是「再見」。改任妹妹的家教後，她卻欲罷不能地跟我聊了將近一個小時。

在陳小姐的堅持之下，第二次上課時，對我來說是非常新鮮的嘗試。我先花了十分鐘，和妹妹討論她的小說近況，之後，我再花十分鐘，發表我對於裡頭劇情走向的觀點。我很直率地指出部分情節的矛盾，不刻意討好我的小客戶。孩子們遠比我們所認知的更為敏感，他們能輕易偵測出妳對他的行為有無真心。

在我進入她房間的第二十一分鐘，我們才打開了英文講義。每進行一個段落，我就停下來，再回頭去講小說，不忘分享幾個我喜愛的作家，介紹他們的風格。偶爾，我會引入一個情節，往往是整部小說裡最刺激、懸疑的橋段，在真相就要水落石出時，我狠心地就此打住，再回頭複習方才教過的英文單字和文法。

不知不覺中，妹妹的眼睛停留在我身上的時間，從五分鐘、十分鐘，延長到半個小時，或者更久。有一次，我告訴她：「寫完這題，就可以下課了，時間到囉。」

妹妹訝異地抬起頭，看了掛在牆上的時鐘一眼：「啊，怎麼那麼快！」

聞言，我心頭一熱。看著妹妹時，百感交集。

她不會知曉，自己無心的一句話，帶給我多大的鼓舞。

我帶妹妹的時間不長，不過七、八個月，就是關鍵的大考。妹妹考出「中間偏好一點點」的分數，我有些內疚，認為妹妹可以更好的。

陳小姐反過來安慰我：「別只看結果，妹妹的英文可是從後段班進到中段班了。」

經陳小姐提醒，我才想起，對哦，若說進步的幅度，妹妹的表現真的很出色。

在那個時分，我想起姐姐，我千真萬確地想起她。在同樣的田徑場上，姐姐奔躍的速度絕對是全场最亮眼的，可是，妹妹抵達終點的姿勢是如此優雅，優雅到你不得不起身也為她喝采。這對姊妹，各自以她們的方式，贏得了我的喜愛與敬重。也是在這個分秒，我初探教育的本質，

教育的存在，不是讓每個孩子都拿到很高的分數，教育是要讓每個孩子的天賦都能伸展到極限，並且尊重他最終的成果。

*

是以，面對紀太太的要求，我感到不安，她的做法跟陳小姐可說是徹底的相反。我不確定，依照紀太太的想法去走，到底會得到怎樣的成果。

但我會聽從她的指示，也必須聽從她的指示。

這是一位擔任專職家教近十五年的前輩給我的警言：「不要幻想妳可以在家教這一塊，實現多少教育的價值。認清真相吧！家教這職業的老闆是誰？妳以為是學生嗎？才不是，是家長。縱然妳說，接受服務的對象是小孩，那又如何？小孩會給妳薪水嗎？並不會。既然如此，有權力決定服務內容的人，永遠是家長，讓家長滿意，永遠是第一順位，若家長和學生的想法有了衝突，還是家長優先。妳了不起就是做到減少對學生的影響和傷害。不要去挑戰家長的想法，他隨時可以叫妳走人，再找一個聽話的老師來教，事情只會變得更糟。」

下一次上課，我跟紀小弟提及，從今天起，我們會有例行的小考。

他反應得很快：「是媽媽跟妳說的吧？」

我沒有否認，只是點頭。

紀小弟拍了自己的額頭一下：「又來了。」

見我沒有說話，他繼續發著牢騷：「靠，姐姐喜歡考試，不代表我可以啊。」

我皺了皺眉，他有些緊張，嘴巴動了動，似乎想解釋些什麼。

「你的興趣是什麼？」我無心追究，反而對他讀書以外的生活起了興致。

「打籃球。」

「你打得好嗎？」

「當然！只要和隔壁班三對三，我一定在名單上。不是我要自誇，我的籃球真的不錯，縱使打了一整天的球，我在家也會忍不住模擬運球的動作，就為了抓住球感，我媽跟我姐都說我瘋了。管她們去說，她們這種只在乎念書的人，才不懂運動的價值！」提到籃球，紀小弟宛如變色龍一般，不過一眨眼，上一秒黯淡、怨聲連連的可憐蟲即消失得無影無蹤了。

只見他雙眼發光，手腕隨著說話頻率而劇烈地擺動：「明天一早六點半，我也跟同學約好

了，要跟十三班的人打比賽，我好期待，據說他們班最強的也要來。」

「這麼早？」

「現在是暑假，到八、九點就太熱了。」

「你起得來嗎？」

「起得來啊，只要想到比賽，鬧鐘一響就起床了，完全不會賴床！」

我點點頭，終於理解怎麼姐姐頂著一身白皙的肌膚，弟弟卻曬得跟小黑炭似的。

「你把打球當興趣，還是之後會朝這個方向發展？」

光彩轉眼間從紀小弟的臉上消失了。

他轉過臉，左手托著自己的下巴，有氣無力地說道：「我跟媽媽說想考體院。媽媽說，體院畢業的，若沒有考上學校老師，就會餓死街頭。她說，我一定要認真讀書考上法律系。叔叔有一間法律事務所，但是叔叔沒有結婚，也沒有小孩。媽媽說，只要我考上法律系，拿到律師執照，叔叔一定會把那間事務所給我。」

「姐姐呢？為什麼不是把事務所給姐姐？」

「媽媽說，姐姐以後會結婚，事務所交給我，才不會變成外人的。」

我總算懂了，為什麼紀太太這麼堅持要讓兩姐弟的成績可以「並駕齊驅」。這背後，有一股更古老的力量，是文化、是結構，也是難以動搖的觀念。

時間不許我們再開聊下去，我拿出考卷，「我們來考試吧。」

紀小弟發出不情願的哀鳴。

我有時候很厭惡自己必須扮演這樣的大人。

*

紀小弟很聰明，他很快就看清事實，與其積極抵抗，不如採取沉默、消極不合作運動。他抄筆記，但他只是抄，沒有經過思考與整理。他應考，但只在考前半小時才準備，成績不理想，他就苦著臉，用力地為自己喊冤：「我有讀啊。」他並且指向講義上虛情假意的畫線、潦草且兵荒馬亂的註記。除了敷衍，還是敷衍。

我們之間的互動，就是沒有互動。單向的輸出，單向的敷衍。這樣的教學自然沒有好的成效，我知道我們在浪費時間，浪費他的，也浪費我的。

眼兒兒子的成績毫無起色，紀太太緊張了起來，她打電話給我的次數越來越頻繁，通話時

數越拉越長，訓誡也越來越嚴肅，不停地糾正我教法上的缺失。我最後被念得心生厭煩，懶得再與她爭論，索性一切按照她的意思去規劃，到了更最後，我簡直是跟著紀太太一起對紀小弟施壓。紀小弟對我的存在也越來越排斥，他看我的眼神一天比一天不友善，甚至把我視為母親的應聲蟲，紀太太邪惡的代理人。

我無法改變他的想法，因為我自己也開始有這樣的幻覺，偶爾，在我靜下心來冷靜思考時，會有一道聲音告訴我，妳越來越像紀太太了。

這個想法讓我噁心到想吐。

我想辭職，但這樣的念頭絕對會招致紀太太嚴正的抗議。這也是家教此一行業的忌諱，越是逼近考期，就越不能輕易喊辭職。

我祈禱著有誰來破壞這恐怖的平衡，徹底粉碎這三角關係的結構。

竟然是紀小弟做到了。

*

事發前幾天，紀太太打電話給我，與我商量更換上課時段的事宜。

簡單來說，她打算把原本三點到五點的時段，挪到早上十點到十二點。理由是：「不這樣做，弟弟每天從早上六點出去打球，就跟同學廝混到下午兩點多才回家。回到家，睡個午覺，等妳來上課。一天二十四小時，他就這樣浪費了一大半！」

我很為難。一週七天，紀小弟最快樂的時刻，莫非在球場上的時光，紀太太竟堅持要把這麼快樂的時刻，替換成我的家教課。

去上課那天，一上公車，我的眼皮就跳個不停，顯然不是個好預兆。下公車後，我慢慢地走，我的心跳聲越來越大，耳朵也有點痛。一抵達紀家，紀太太對我的準時出現露出滿意的微笑，她指了指紀小弟房間的門，說：「他今天心情有點不好，不肯吃早餐。」

我戰戰兢兢地轉開房門的握把，紀小弟坐在位置上，看起來很平靜，我以為他接受了紀太太的安排。不，我大錯特錯。待我坐定，他把我當空氣，趴在桌子上，像條法國麵包，一動也不動，任憑我怎麼喚他，他連瞧我一眼也不屑。眼見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，我無計可施，只得步出門外。紀太太正在廚房準備晚餐，聽到我的報告，她隨手往圍裙一抹，怒氣沖沖地往紀小弟的房間前進，沿途她腳下的拖鞋發出刺耳的噪音。

「你為什麼不上課？」

紀小弟還是趴在桌子上，毫無反應。

紀太太大步向前，用力擰轉兒子的耳朵：「你給我起來。」

紀小弟彈開身子，現在他站著，揉著自己發紅的耳朵，看著紀太太，更坦白一些，是「瞪」著自己的母親，眼中是赤裸裸的恨意。我本不想使用到這樣的詞彙，但那確實就是恨意，非常具體的恨意，難以用言語去柔焦、修飾。

「我要打球。」他堅定地說出自己的訴求。

「不可能，你要準備考試，基測要到了。」紀太太不做他想，一口回絕。

他們母子倆對峙著，我這個外人杵在角落裡，看著他們，感到滑稽。

紀小弟握著椅子，他的指骨泛白，不難想見他握得很用力。

我很同情那張椅子，它現在勢必承擔著很大的壓力。跟紀小弟一樣。

紀太太沒有發現兒子的異狀，尖聲命令：「趁著暑假，別人都在放鬆、偷懶的時候，好好地衝刺一下，等到開學模擬考，就可以領先別人了，這樣不是很好嗎？」

「為什麼我一定要領先別人？我難道不能跟他們一樣偷懶、放鬆嗎？」

「你就是這樣——」紀太太拉了個戲劇性的長音：「才會老是跟不上姐姐。姐姐準備考試時，

暑假第一天，就已經排好讀書的行程表了。之後，除了休館日，她每天七點半起床，和同學去圖書館排隊等劃位，讀到晚上九點半閉館的時候才回家。」

紀太太悻悻然地用鼻子哼了一聲：「你呢？成天只會跟一群阿貓阿狗瞎晃。」

聞言，紀小弟激動地脹紅了臉，他重重推開椅子：「妳不可以這樣說我的朋友。」

「我有說錯嗎？姐姐的朋友都是班上前幾名，全是用功的好孩子。我已經忍受很久了，你每次帶回家的朋友，每一個看起來都像不良少年，那個姓江的，才國中染什麼頭髮，還有那個李什麼的，名字我忘了，他為什麼要穿耳環？他媽媽是沒在管嗎？你怎麼不跟姐姐一樣，交幾個正經的朋友？」

紀小弟沒有反應。

他站在那裡，雙手直直放下，我以為他放棄抵抗了。

他開始喃喃自語：「我受夠了……我真的受夠了……」

「你到底在碎碎念什麼？」

下一秒，紀小弟對著紀太太大吼：「我說我受夠了！開口、閉口都是姐姐，如果你那麼愛

姐姐，當初幹嘛生我？生姐姐就好了啊。我好恨，為什麼我是你的小孩，是紀茹芯的弟弟。」

紀太太愣住了，她看著自己的兒子，眼睛瞪得跟牛眼一樣大。

現在，紀小弟徹底控制住場面了。

「我有說錯嗎？是我拜託妳把我生下來的嗎？幹，我真的快被妳搞到起肖了。我都跟我朋友說，我有個瘋子媽媽，自以為找了個家教，就可以把我變成第二個紀茹芯。我恨妳，我恨紀茹芯，我知道，妳們都覺得自己很聰明，都把我當白癡。對，我就是永遠沒辦法跟紀茹芯一樣聰明，妳醒醒吧，妳就是生了一個頭腦簡單、四肢發達的兒子！」

紀小弟看了我一眼，又看向紀太太，居然笑了：「妳那麼愛上課，那妳自己來跟吳老師上課啊，妳自己要發神經可以，我才不要陪妳們一起發神經！」

紀小弟，像顆子彈噴射出去，在與紀太太錯身時，他沒有猶豫，伸出手來推開自己的母親，他毫無收斂、使出全力。紀太太跌坐在書桌旁邊那張平日用來堆放參考書的小板凳上，參考書跟著散落一地。

血色從紀太太的臉上褪得一乾二淨，她蒼白得像是見了鬼。

鑰匙相互碰撞的聲音。

大門被狠狠甩上得轟然巨響。

之後，就沒有聲音了。

房間一下子變得好安靜，安靜到有些嚇人。

紀太太她背對著我，從後方看過去，她瘦小的身影又縮短了不少。

「老師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就麻煩妳先回去了……」

她說話的時候沒有轉過身來，依然背對著我。

幾秒鐘後，她又加上一句：「薪水的事不用擔心，我還是會給的。」

我掙扎了老半天，想安慰紀太太，但立場卻也很矛盾。

我一直以為，眼前的這一切實際發生時，我會很開心。但是，注視著紀太太的背影，這麼久以來，我對她的怨懟及不諒解，如煙消雲散。

*

我編織了一個藉口，告訴紀太太，我沒辦法再教了。

因為懦弱，我是用電話表達的。電話的另一端，紀太太安靜了幾秒鐘，似乎在想些什麼，我聽見她發出幾個無意義的單音，停頓了一下，才說道：「那我知道了，謝謝老師過去帶弟弟的苦心。很遺憾，妳沒有帶到考試結束。」

她的聲音四平八穩，沒有情緒，也沒有感情。

我感到有些悲涼，教姐姐的那一年，紀太太對我的態度可是比現在熱絡許多。

剎那之間，一股衝動攪住了我，在我意識到時，話語早已從我的舌尖竄了出去：「阿姨，我覺得，弟弟跟姐姐的天分，是在不同的領域。一直用姐姐的標準來要求弟弟，對弟弟來說……」，我斟酌說話的輕重：「會不會有些太吃重了？」

「所以，老師是在暗示說，我教弟弟的方式有錯嘍？」

「我沒有這個意思。」我在心底痛斥自己的多嘴，偏偏路已經開了，只得走下去：「我只是覺得很可惜，弟弟也很優秀，他在體育方面很傑出，同學們也很崇拜、仰重他在籃球的造詣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們可不可以停止用『學業成績』的框架去束縛他？」

紀太太安靜了好半晌。

我以為我成功地說服了她。

等她再度開口時，語氣是驚人的冷淡，彷彿她正在忍耐對我破口大罵的衝動：「老師，孩子是**我的**，不是妳的。我才是紀培豐的媽媽，他的未來，不管是一帆風順，或者窮途潦倒，我才是真正承擔這一切的人。老師，妳沒有小孩，妳不會知道，小孩出生之後，父母就得為小孩的一切作為負責，這負責的程度永無止境，是妳無法想像的……」

紀太太頓了頓，再度開口，這回她的聲音多了些溫度：「做父母的我們，每天都在提心吊膽，昨天為小孩粗魯的舉止給人道歉，今天又可能因小孩的成就而得到他人的讚美。父母的成敗，總是跟小孩綁在一起。若是放任紀培豐按照自己的興趣走，給他念體院，等到將來沒有找到正式的職缺，誰才是真正要去承擔的人？老師，那人會是妳嗎？不是吧？」

我說不出話來，巴不得挖個坑，把自己埋進去。紀太太說得沒錯，我是局外人。

紀太太明明可以趁勝追擊的，但她並不，相反地，她的語調在瞬間變得非常委屈，像在問我，也像在自問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在紀培豐迷失之前，把他領導到正確的方向，又有什麼錯？老師，妳覺得我是錯的，但是妳自己不也拿了很漂亮的學歷，所以我才願意給妳這麼優渥的薪水，我希望小孩子可以像妳一樣，賺錢的方式比別人輕鬆，少吃一點苦，可以舒適地坐在冷氣房裡，

而不是頂著烈日去工作，這樣子的念頭，有錯嗎？」

我嚥了一下口水，太無懈可擊的演說了。

若時光可以倒轉，或者在那逼人空息的分秒之間，有誰給我送一些空氣，我可能有辦法分神去想，這樣的對話，她獨自排演了多久？對於自己的作風，她是否也掙扎過？我幾乎忘了我和紀太太是怎麼結束掉如此不愉快的對話，我們有和對方說再見嗎？紀太太可有再多說些什麼？我全忘了。只記得掛斷電話時，我手麻腳麻，有一段時間，甚至感覺不到自己聲帶的存在。

對於自己的躁進和自以為是，羞恥感像是海浪似的，一波一波地沖刷著我的身體。

我怎麼可以自大地以為紀太太不愛她的兒子。

紀小弟之前打籃球傷到了脊椎，紀太太怕有後遺症，趕緊為他換了一張近十萬元的床墊。

然而紀太太本人，舉日素著一張臉，穿的衣服看來看去就那幾套。她似乎不曾想過要把錢花在自己身上，成天繞著兒女的需求打轉。

每一次，她抱著話筒焦急地與我商討新的讀書方式、新的時間規劃、新的進度調整，我只

介意著她佔用了我多少時間，未曾思量過她必定也是很有耐心地觀察了很長一陣子，在心底預演了幾次，嘗試研擬出可能最適合她兒子的學習途徑。

每一次，她看著紀小弟抱著球就消失不見人影，她坐在家裡等待，時鐘的指針無情地往前，她知道打球的兒子是最快樂的，但她不能確定，這樣的快樂可以維續多久……她知道讀書對兒子是痛苦的折磨，但這或許是在台灣最容易的生存之道。

紀家的電視櫃上，放著一張全家福，是四年前在東京迪士尼照的，紀茹芯、紀培豐分別從左右抱著紀太太，他們笑得很燦爛，那時，沒人懷疑他們愛著彼此。